



陈伯吹 著

阿丽思小姐



阿丽思小姐

陈伯吹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阿丽思小姐

陈伯吹 著

责任编辑：李昆纯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83,000 印张：4.75 印数：1—27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332 定价：0.49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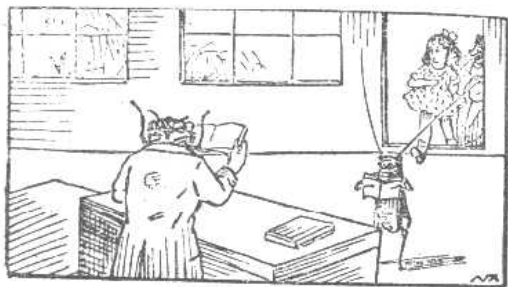
DE40/22



○ 文 條 碎 撕 嬰 思 麗 阿



● 編 有 沒 真 真 益 思 麗 阿 見 看 士 博 盤



○ 念 書 本 一 著 孛 兒 鯉 人 詩



○ 此 圖 於 伊 利 利 五 字 表

初版封面及部份插图

前 言

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時候，偶尔从同学手中借读到《无猫国》，接着是《怪石洞》。光这两个书名，就够吸引孩子们好奇、求知的那颗小心灵了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，先后出版了上百种的这一类的童话丛书。它们的老家在西欧的居多，可是东方的孩子也热情地欢迎。那些如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希腊罗马神话传说》等，仿佛是个大本营，经过重述、改写或编选后，和全神贯注、目光炯炯的小读者见面了。待等法国的贝洛尔、德国的格林和豪夫、丹麦国的安徒生笔底下的童话问世，它们已经在渐渐变样发展了，不仅重视到故事的思想内容，也还注意到作品的文学样式，逐步从民族、民间的童话向着文学的创作童话发展。安徒生一生的文学工作，就是这样一条创作道路的历程。

欧洲工业革命以后，到了十九世纪的下期，作家（又是牧师、教师）路易士·加乐尔（*Lewis Carroll* 1832—1898）创作的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（*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 Land*），也进入童话世界时，《水孩子》、《金[]》早已在闪闪发光了，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。其后，《[]》、《杨柳风》、《快乐王子》和《彼得·潘》，相

继到来，这些“新来者”的来到，真是锦上添花，把这个童话世界装点成更加美丽——漂漂亮亮的花花世界。

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是一篇出色的童话，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本名著。尽管有人不这样看，但是他们不能无视孩子们对它衷心的欢迎。他们也是从孩子长大起来的，如果没有失去童心的话，有时候也会产生对童话甜蜜的回忆和亲密的恋念吧。我宁愿没读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而必读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，说我无知也罢，说我幼稚也可以，在这样迫切的心情下，自然我是读到了的。

根据赵元任先生的《译者序》，获知作家“是一个小孩子的朋友，他自己虽然没有子女，但是他亲近的小朋友非常之多，所以懂小孩子性情，比一般父母还要深一些。”译者序象放箭“百步穿杨”一样，寥寥数语，把加乐尔所以能写出著名童话作品的奥秘全盘端了出来。本来这也不奇怪，谁生活得广且深，有意义又有价值，谁就能写出好作品来，写得好、写得坏，与生活得好、生活得坏，恰成正比例。这在统计学上叫做“正相关”。哪个说童话创作只凭幻想，不须生活？他不知道幻想的根子是在生活的土壤里成活成长的。

记得1931—33年，我在为北新书局编辑《小学生》半月刊时，曾经发刊过李建新寄自江西的一篇文章稿，大概是辑译了国外刊物所载，写成这篇短文的。大意是：“有一天，加乐尔有事出门，见到门外四、五个孩子在玩儿，不免停步观看一番。其中年长的一个女孩子，邀请这位旁观者一

同来玩，加乐尔乐于拿起小铁铲，帮助孩子们挖出一道沟来，灌进水成了一条河，于是纸板做的船和木板做的船，三三两两地在在水里来来往往，煞是好玩。他们直到天黑才住手，当孩子们热情地要这位先生第二天再来玩时，加乐尔问了那个带头的女孩子是谁，回答是阿丽思。”很可能此后作家头脑里老是萦绕着这个可爱的女孩的形象以及游戏、生活的细节，通过艺术构思而虚构成故事情节，终于酝酿成熟而写出了童话作品。

这段不是历史记载的记载，究竟有几分程度的可靠性，且不去管它，但是在文艺的笔记、书札、杂谈、回忆录中，这样类似的情况并不太少。查理·金斯莱（Charles Kingsley 1819—1875）的《水孩子》（The water—Babies）就是一个例子。据作家的女儿露丝回忆，也有这么一个插曲：“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正在吃早餐的时候，有人提醒我的父亲，说家里三个大孩子都有了他们的书了，但是最小的四岁的弟弟还没有他的书。父亲听了，并不答话，起身走进书房，锁上门，一小时以后，《水孩子》的第一章就写出来了，而且整本书就是写得这样迅速而且轻松愉快……”

可不是，这些都是文人逸事，作家谈，无非对于一件好事情加以美化，有的很可能是加油加酱编造出来的，但有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实，只是水分足了些。

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究竟好在哪里？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吗？这个答案不一致，因为评价文艺，有各自的世界观和文艺观，个人的爱好和兴趣，还有其他种种原因，从不

同的角度观察，所得自不能相同。但总是有的说好，写出了儿童的心理状态；有的说不好，乱七八糟，毫无意思；有的说很好，它通过虚幻离奇的情节，嘲笑十九世纪下期英国的社会现象；有的说亦好亦坏，中不溜儿……各抒所见，莫衷一是。这也是文艺界的正常现象。

现在，让译者摆出他的观点来吧。《译者序》中说作家写这本书，不是用来提倡什么主义的寓言，而是纯粹地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做的。看来似乎没有意思，但是仔细想想也有点儿意思；不仅如此，它里头还有点儿哲学和伦理学，是哪些呢？可又只能意会，不能言宣。但不管它怎么样，在西方，英国维多利亚女皇读过，饶有兴趣，还想读这样的第二本书；在东方，庄士敦曾经口译了讲给他的学生大清宣统皇帝溥仪听过，不知他童年时代是否犹有童心，因而也不知道他的反应如何。但是还有一、二件事也可以客观地证明它名不虚传地是一本好书：

其一：1886年舞台上扮演了话剧；其后不久，在美国放映了影片；1913年更出版了《阿丽思漫游康桥记》（哈佛大学编印）；跟踵而来的是1919年出版了《阿丽思漫游勃克力记》（勃克力加洲大学编印）；写译序的赵元任先生兴之所至，风趣地挥上了一笔，“以后也说不定还会有《阿丽思漫游北京记》呢。”

赵先生果然有先见之明，在他1921年6月1日写完了《译者序》，大约在十年之后，沈从文先生的《中国阿丽思漫游记》，出现在东方古国，与它的读者们见面了。是不是加

乐尔笔底下的人物形象，实在写得太可爱而引起了沈先生的创作冲动，也来塑造一个中国阿丽思呢？还是别有其他的创作意图？我都说不上来。最正确无误的答案，只有留待沈先生来自己解答了。

至于我，怎么会在1931年的春天开始写起《阿丽思小姐》来的呢？坦率地说，我在读完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后，为这个天真烂漫、喜怒无常、却又聪明活泼、机智勇敢的十分可爱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了，才想让她到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中国来看看，通过她的所见所闻，反映给中国的孩子们，让他们从艺术形象的折光中，认识自己的祖国面貌，该爱的爱，该憎的憎，是非分明；然后考虑到何去何从，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。这分量本来已经够重的了，力不胜任，有所不逮；加上这年的9月18日夜，“沈阳事变”突然爆发，电讯传来，这是多大的刺激，我再也不能循规蹈矩地按着原计划写下去了，阿丽思不再仅仅是正常的、健康的“普通一女孩”，她应该是反抗强暴的“无畏的小战士”了。事实也只能如此，换言之，实迫至此，四个多月后，爱国的十九路军将士，奋起反击那得陇望蜀的敌军侵犯淞沪，这也应该写进去的吧，可是生吞活剥，艺术性不成熟，不免是有“图解”之讥。

我一口气写了二十章，编集后将要发排付印之前，感谢赵景深先生在百忙中抽空为拙作写《书前》，语多颂赞，意在鼓励。我不能没有自知之明，应当百倍地努力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啊。

尤其令人难忘铭感的是康同衍女士对我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指示。事隔四十三年，中经“十年浩劫”，幸存她十几封手教中的两封：“……我又希望先生继续把阿丽思带到东北去一趟，等她告诉我们她在东北干过些什么。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一次，重新写了一本再瓜分的书；巴比塞想到中国来而不果行，我希望阿丽思代替巴比塞到东北去一趟。……望先生在再出版的时候，把这伟大的事实补上去啊！不然，人家会误会这阿丽思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而不是新时代的英雄……而且事实上十九路军的将士们，既不会吐剑，又不能飞檐走壁，这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，要不是民众们一致起来反抗，哪有这一段光荣历史呢？……”“……当沈阳失陷后，我有过想借风雨云雷等的童话体，来写一本东三省的农村和帝国主义的再瓜分中国，以及进攻苏联等题材的东西……现在我觉得用阿丽思来写，更有力些，请您快点写吧……”

今天重读一遍，对我说来，仍然极有教益。我一直珍藏着她的信，重视她在当年对还在婴儿时期的儿童文学，无论在题材内容，作品形式，都有着先进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，看得深透，非同寻常，正当三十年代，亮出这样的儿童文艺思想，是难能可贵的。可惜在抗日战争年代，失去了联系，否则，将对我的工作有更好更多的鞭策与帮助，还记不得她是否读到了所关心的《华家的儿子》和《火线上的孩子们》了？

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让这篇童话获得重版的机会，给

了它新的生命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我在感谢、感慨的心情下，将近半个世纪的往事，雪泥鸿爪，留下点儿痕迹，向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同志们，提供一个侧面、一点儿资料。

原书在扉页后面，有一插页，上写“此书呈献给我的亡弟汝敏”，背后还写上“我就给了阿丽思这样一个幽默的生命，却不能从在肺病魔手中卫护康复你的生命。——你生前是此书的爱好者，献给你！”现在看来不必有此一页了，抄录一下，就算纪念这位上海市立咏兴小学、隆德小学的精劳成疾、殉身教职的优秀教师。

陈伯吹

1980年11.18.夜.上海

初版《书前》

亲爱的小朋友：

我希望你看过这本书后，介绍你的朋友也来看。因为这本书的确写得好。

伯吹先生是极其关心你们的，他自称为“大孩子”，知道你们的心理，所以这本书最切近你们的生活。

他最喜欢的，就是你们能够做聪明的孩子。怎样才能做聪明的孩子呢？他要你们：

（一）识名：你们读“自然”课本时，常看到许多动物、植物的名字，这对于你们是很有益处的。最好你们看见一朵花，或是一棵树，或是动物，都要问问你们的“自然”先生，这叫什么。不然，象阿丽思似的，不知道袋鼠（章一）和米蛀虫（章七）的名字，一定要受窘的。这够多么难过！倘若你们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也许要受先生的称赞，说你们是聪明的小姐，不，或者是聪明的官官^①呢。

（二）思辨：你们不是常在学校里开辩论会么？这顶要紧。倘若你们会说话，可以免去许多麻烦，也少吃许多亏。你瞧，阿丽思是多么的会说话！螳螂警察（章二）和萤博

^①长江以南苏州、上海一带地方，对小孩的爱称。

士（章三）都说不过她。她还会说：“笑等于哭；那么关等于放。”（章六）这是多么聪明敏捷的头脑！

（三）认真：你们学习功课，不能稍有含糊。否则会象阿丽思似的，人字写成入字（章八），八十九分算成五十九分（章一七），受人嘲笑。你对于算术科和国语科都要留意，须知这些昆虫都不是好惹的呢。

这本书不但要你们用功读书，还教给你们怎样作文：

（一）应用文：他教给“入场卷”（章二）和“寻人招帖”（章八）的写法，还教给你演讲不要多用“然而”、“但是”（章一四）。

（二）记叙文：这样长的一篇童话怎样写呢？这是“香肠体”的写法。香肠你们总该吃过了，一根一根的，每两根中间有线连着，却又似连非连。这最难写。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西游记》都是这样的写法。但陈先生却写得很好。他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里把以前的事都回述了一下，前者是用想念，后者是用讲演。比方想念只有这样几十个的字：

“阿丽思想起几个最可痛恨的面孔来：奸商米蛀虫的、螳螂警察的、电灯公司经理萤博士的、瞌睡虫法官的、假诗人蝉儿的、相面算命虻虫的……”

只这样几行，就使我们回忆到第二章（螳螂）、第三章（萤）、第六章（瞌睡虫）、第七章（米蛀虫）、第十章（蝉）、第十一章（虻）……这六章来。这是多么经济的照应！此外

他还处处注意到这种地方，时时引起我们的回想，使得这香肠几乎成为浑圆的球，结构甚为紧凑。

此外，他还教给你们修辞的方法：

(一)嘲讽：至少，他所嘲笑的有：糊涂法官（章六）、专制兵士（章五，不许别人笑）、奸商（章七）、阶级观念（章九）、假诗人（章一〇）、算命的骗子（章一一）等。他的话很俏皮，你们看过就可以知道。

(二)隐喻：写文章有时是不能不用隐喻的；不然，《东方寓言集》明明是俄国自己的事，俄国的作者为什么反要托名东方呢？《格里佛游记》也明明是英国自己的事，英国的作者为什么反要托名小人国和大人国呢？因此，这本书有四章也就不得不托名虫国了。至于究竟是哪四章，好在你们很聪明，一看就知道，所以我卖个关子，不在此地多说。

在德育方面，作者还劝你们要爱生物（章四），爱可怜无告的人（章九，章一六）。

作者自己说：“我是百分之九十的理智的人。”这话我只相信一半。的确，他要是没有理智，决不会写出这样一部好书，教给你们各种各样的事情：怎样养成智慧，怎样修德，怎样作文，怎样修辞；这犹如加乐尔一样，他要不是算学专家，也决写不出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来。

可是你们别忘记，陈先生也是一个诗人，不然他就写不出那样好听、醉人、可爱的诗的学校（章一〇）和音乐会（章一五）来，所以他的情感至少是不至十分；否则，倘若加乐尔也象写算术书似的来写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，

皇后就不会再要他的别的著作看，也就不会上当，翻来翻去，都是艰深的 X、Y、Z 了。

赵景深

一九三二.八.一九

康同衍女士信札

伯吹先生：

示悉，兹译就一篇美国的东西请指正，如不合用，亦请掷还为祷。

《阿丽思小姐》即日就一口气的读完了。我不禁替中国的、全世界的孩子们庆幸：有一位这样好的母亲，在不断的绞脑汁，写出这许多划时代的她们需要的东西来教育她们。

中国的儿童读物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未曾有吧？我想在不久的将来，这本书，总有人来翻译的。

一位十八世纪的阿丽思，跑到中国来好几年，她没有起到麻醉中国儿童的把戏，反而给她变成一个新世纪的儿童，回到祖家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。我希望有人快快把她送回祖国一转，让她把中国的生活告诉异国的孩子们。我又希望先生继续把阿丽思带到东北去一趟，等她告诉我们她在东北干过些什么。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一次，重新写了一本再瓜分的书，巴比塞想到中国来而不果行，我希望阿丽思代替巴比塞到东北去一趟。

这本书，我又有点感到先生不是一气写成的，至少是由小学生杂志一段一段的催您完成的。对不对？因为您漏

了一大段事实没有写上去。那就是：当阿丽思抵抗帝国主义的时候，没有看到群众抵抗的情形。说您不写群众吧，则又不然，后面——该书给小朋友借去了，无从指出哪一页，——明明是写着群众的。望先生在再出版的时候，把这伟大的事实补上去啊！不然，人家会误会这阿丽思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而不是新时代的英雄，这是很危险的。而且事实上，十九路军的将军们，既不会吐剑，又不能飞檐走壁，这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，要不是民众们一致起来反抗，哪有这一段光荣的历史呢？这是我的一点愚见，未悉先生以为何如？至于先生赐书说“读后有何见教”，先生委实客气得使人不敢当的。《华家的儿子》盼请寄赠一册。专复

敬请

著安

同 衍

六月二十五日